

前言

我從遠方來，為了讓繁花盛開

我在法國成立鴻飛文化出版社，擔任總編輯到現在已經十年。在成立童書出版社之前，我在巴黎維爾曼建築學院取得學位，也與一位法國建築師一起工作過。而在來到法國學習建築之前，我在臺灣出生，求學，長大。所以我是一個來自臺灣、擁有建築專業、與法國人一起創作童書的編輯。

這樣的編輯，法國童書界沒有第二個。這是為什麼鴻飛文化雖然規模小，卻在多如繁星的法國出版社裡獨樹一幟，享有一定的辨識度。成立出版社之前，我和合夥人都不曾在圖書界工作過，圈內連一個認識我們的人也沒有。最先注意到我們存在的，是插畫家。他們需要出版社協助，把自身的才華呈現在讀者眼前。作為編輯，我們能夠勝任嗎？他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鴻飛文化是這樣開始的。

插畫家當中，有些人知道我曾經作過建築師，沒有人知道我來法國之前曾經在臺灣大學的外文系跟著王文興教授研究經典小說，隨著廖咸浩老師學習文學翻譯。要說拿筆畫圖，我比不上他們，但是在解讀一篇文學作品的時候，我的眼光比他們銳利，因為我有扎實的文學訓練。不管是華人作家還是法國作家的文字，我都可以幫助他們領略文字裡幽微的意境，讓他可以自由地尋找適合入畫的素材、決定要畫什麼，並思考該怎樣畫才能把故事說好，感動讀者。

和鴻飛合作的插畫家，其創意和技法是有相當高的水平的。有些人是專業的畫家和藝術家，只創作過少量的童書插畫，甚至從來沒有做過這一件事。我必須讓他們了解：創作繪本和為美術館或藝廊作畫佈展是很不同的兩件事。童書裡圖畫和文字並存，而且它是一頁一頁翻開來的，就好像我們探索一棟建築，是一進一進地走，有開有合，有時序有先後，有伏筆有高潮。這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設計，如果畫家沒有想到，我得預先設想但是無需說破，最好是悄悄地在在一旁引導他自己發現問題，尋找答案。當他因為我的幫助而自我突破、完成一件滿意的作品時，他會非常非常高興，也會覺得我是這個地球上最了解他的人。

即使我是來自東方世界、操著外國口音的漢人。

這些圖文作者當中，有些是經常和其他大型出版社合作的大咖。他們不會在媒體上公開稱讚自己所敬重的編輯（這完全沒有任何新聞價值），但是作家與插畫家的社交網是個小圈子，一本書編得好，立馬每個人都知道。當一個大咖持續在鴻飛出版兩個、三個甚至更多出色的作品時，那知曉的就不僅僅是作家與插畫家，連書店、媒體和導讀人士也不得不睜大眼睛：如果大咖願意持續和鴻飛這個小出版社合作，那不是灑錢的結果，而是我們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專業服務，體現了他所認同的精神價值。

二〇一三年底，臺灣玉山社魏淑貞總編來到巴黎東郊的蒙特羅童書展（Salon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Jeunesse）開幕晚會，我們在鴻飛的展位上第一次見面，魏總編當場建議我把從臺灣來法國定居與創業的過程寫成一本書。之後她雖然給了我非常珍貴的提點，我斷斷續續寫了兩年仍不滿意。這個時候，柯倩華小姐一句話點醒了我這個在迷霧中找路的當局者：我所選擇的方案與所製作的童書內容和形式，有別於其他人。這些選擇與判斷並非來自偶然，而是與我的精神生活、歷練和際遇相互穿透才形成的。透過我的經歷，帶領讀者近距離觀察並感受童書編輯這個幕後推手的感性世界和理性思路：或許這可以作為人們花時間讀這一本書的理由吧！

與我合作過的法國作家和插畫家，沒有人可以看懂這一本用中文寫的書，而這一本書的華文讀者也大多不能無礙地進入我編過的法文童書的世界。但，這是一本不能不寫的書。我把它獻給所有的小孩與沒有忘記自己曾經是小孩的大人：不管他們身在何處，講哪一種語言，我祝福他們共享一篇篇動人的故事，攜手創造一個理解勝過偏見、可以自由去來的開放的世界。